

中国小说史料丛书

金瓶梅詞話

兰陵笑笑生著



中国小说史料丛书

金瓶梅词话

中

兰陵笑笑生著

戴鸿森校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第三十八回

西门庆夹打二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

丽质温柔更老成，玉壶明月适人情。

轻回玉脸花含媚，浅蹙蛾眉云髻松。

勾引蜂狂桃蕊绽，潜牵蝶乱柳腰新。

——令人心地常相忆，莫学章台赠淡情。

话说冯婆子走到前厅角门首，看见玳安在厅榻子前，拿着茶盘儿伺候。玳安望着妈妈撇嘴儿，“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，俺爹和应二爹说话哩。说了话，打发去了，就起身。先使棋童儿送酒去了。”那婆子听见，两步做一步走的去了。

原来应伯爵来说：“揽头李智、黄四，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，钱粮下来该一万两银子，也有许多利息。上完了批，就在东平府见关银子。来和你计较，做不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那里做他。揽头以假充真，买官让官。我衙门里搭了事件，还要动他。我做他怎的！”伯爵道：“哥若不做，教他另搭别人，在你。借二千两银子与他，每月五分行利，教他关了银子还你，你心下如何？计较定了，我对他说，教他两个明日拿文书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既是你的分上，我挪一千银子与他罢。如今我庄子收拾，还没银子哩。”伯爵见西门庆吐了口儿，说道：“哥，若十分没银子，看怎么再拨五百两银子货物儿，凑个千五儿与他罢，他不敢少下你的。”西门庆

道：“他少下我的，我有法儿处。又一件，应二哥，银子便与他，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儿，在外边东诌西骗。我打听出来，只怕我衙门监里放不下他。”伯爵道：“哥说的什么话，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他若在外边打哥的旗儿，常没事罢了；若坏了事，要我做什么？哥，你只顾放心，但有差迟，我就来对哥说。说定了，我明日教他好写文书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明日不教他来，我有勾当。教他后日来。”说毕，伯爵去了。

西门庆教玳安伺候马，带上眼纱，问棋童去没有。玳安道：“来了，取挽手儿去了。”不一时，取了挽手儿来，打发西门庆上马，径往牛皮巷来。不想韩道国兄弟韩二捣鬼，耍钱输了，吃的光睁睁儿的，走来哥家，问王六儿讨酒吃。袖子里掏出一条小肠儿来，说道：“嫂，我哥还没来哩，我和你吃壶烧酒。”那妇人恐怕西门庆来，又见老冯在厨下，不去兜揽他，说道：“我是不吃。你要吃拿过一边吃去，我那里耐烦。你哥不在家，招是招非的，又来做什么？”那韩二捣鬼把眼儿涎瞪着，又不去，看见桌底下一坛白泥头酒，贴着红纸帖儿，问道：“嫂子，是那里酒？打开筛壶来俺每吃。耶咻，你自受用！”妇人道：“你趁早儿休动，是宅里老爹送来的，你哥还没见哩。等他来家，有便倒一瓯子与你吃。”韩二道：“等什么哥，就是皇帝爷的，我也吃一锺儿！”才待搬泥头，被妇人劈手一推，夺过酒来，提到屋里去了。把二捣鬼仰八叉推了一交，半日扒起来，恼羞变成怒〔一〕，口里喃喃呐呐骂道：“贼淫妇，我好意带将菜〔二〕儿来，见你独自一个冷落落，和你吃杯酒。你不理我，倒推我一交。我教你不要慌，你另叙上了有钱的汉子，不理我了，要把我打开，故意的撵我〔三〕，器我，讪我，又趁我。休教我

撞见，我教你这不值钱的淫妇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！”妇人见他的话不防头，一点红从耳畔起，须臾紫胀了双腮，便取棒槌在手，赶着打出来，骂道：“贼饿不死的杀才！倒了你！那里味醉了，来老娘这里撒野火儿。老娘手里饶你不过！”

那二捣鬼口里喇喇哩哩骂淫妇，直骂出门去。不想西门庆正骑马来，见了他，问是谁。妇人道：“情知是谁，是韩二那厮，见他哥不在家，要便要钱输了，吃了酒，来殴我。有他哥在家，常时撞见打一顿。”那二捣鬼一溜跑了。西门庆又道：“这少死的花子，等我明日到衙门里与他做功德！”妇人道：“又教爹惹恼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不知，休要惯了他。”妇人道：“爹说的是。自古良善被人欺，慈悲生患害。”一面让西门庆明间内坐。西门庆分付棋童回马家去，叫玳安儿：“你在门首看，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儿，就与我锁在这里，明日带衙门里来。”玳安道：“他的魂儿听见爹到了，不知走的那里去了。”西门庆坐下。妇人见毕礼，连忙屋里叫丫鬟锦儿，拿了一盏果仁茶出来，与西门庆吃，就叫他磕头。西门庆道：“也罢，倒好个孩子，你且将就使着罢。”又道：“老冯在这里，怎的不替你拿茶？”妇人道：“冯妈妈他老人家，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。”西门庆又道：“头里我使小厮送来的那酒，是个内臣送我的竹叶清酒哩。里头有许多药味，甚是峻利。我前日见你这里打的酒，通〔四〕吃不上口，我所以拿的这坛酒来。”妇人又道了万福，说：“多谢爹的酒。正是这般说，俺每不争气，住在这僻巷子里，又没个好酒店，那里得上样的酒来吃，只往大街上取去。”西门庆道：“等韩伙计来家，你和他计较，等子狮子街那里，替你破几两银子，买下房子。等你两口子，亦发搬到那里住去

罢。铺子里又近，买东西诸事方便。”妇人道：“爹说的是。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怜见，离了这块儿也好。就是你老人家行走，也免了许多小人口嘴。咱行的正，也不怕他。爹心里要处自情处，他在家和不在家一个样儿，也少不的打这条路儿来。”说一回，房里放下桌儿，请西门庆房里宽了衣服坐。须臾，安排酒菜上来，桌上无非是些鸡鸭鱼肉馐饭点心之类。妇人陪定，把酒来斟。一时，两个并肩叠股而饮。吃得酒浓时，两个脱剥上床交欢，自在顽耍。*

西门庆与妇人搂抱到二鼓时分，小厮马来接，方才起身回家。到次日早，衙门里差了两个缉捕，把二捣鬼拿到提刑院，只当做掏摸土贼，不由分说，一夹二十，打的顺腿流血。睡了一个月，险不把命花了。往后吓了，影也再不敢上妇人门缠搅了〔五〕。正是：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

迟了几日，来保、韩道国一行人东京回来，备将前事对西门庆说：“翟管家见了女子，甚是欢喜，说费心。留俺在府里住了两日，讨了回书。送了爹一匹青马，封了韩伙计女儿五十两银子礼钱，又与了小的二十两盘缠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勾了。”看了回书，书中无非是知感不尽之意。自此两家都下着生名字，称呼亲家。不在话下。韩道国与西门庆磕头，拜谢回家。西门庆道：“韩伙计，你还把你女儿这礼钱收去，也是你两口儿恩养孩儿一场。”韩道国再三不肯收，说道：“蒙老爹厚恩，礼钱已是前日有了。这银子，小人怎好又受得？从前累的老爹好少哩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不依，我就恼了。你将回家，不要花了，我有个处。”

* 此处删去六百四十三字。

那韩道国就磕头谢了，拜辞回去。老婆见他汉子来家，满心欢喜，一面接了行李，与他拂了尘土，问他长短，孩子到那里好么。这道国把往回一路的话，告诉一遍，说：“好人家，孩子到那里，就与了三间房，两个丫鬟伏侍，衣服头面是不消说。第二日，就领了后边见了太太。翟管家甚是欢喜，留俺每住了两日，酒饭连下人都吃不了。又与了五十两礼钱。我再三推辞，大官人又不肯，还教我拿回来了。”因把银子与妇人收了。妇人一块石头方落地，因和韩道国说：“咱到明日，还得一两银子谢老冯。你不在，亏他常来做伴儿。大官人那里，也与了他一两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丫头过来递茶。韩道国道：“这个是那里大姐？”妇人道：“这个咱新买的丫头，名唤锦儿。——过来，与你爹磕头！”磕了头，丫头往厨下去了。老婆如此这般，把西门庆勾搭之事，告诉一遍，“自从你去了，来行走了三四遭，才使四两银子买了这个丫头。但来一遭，带一二两银子来。第二的不知高低，气不愤，走这里放水。被他撞见了，拿到衙门里，打了个臭死，至今再不敢来了。大官人见不方便，许了要替咱每大街上买一所房子，教咱搬到那里住去。”韩道国道：“嗔道他头里不受这银子，教我拿回来，休要花了，原来就是这些话了。”妇人道：“这不是有了五十两银子，他到明日，一定与咱多添几两银子，看所好房儿。也是我输了身一场，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。”韩道国道：“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，他若来时，你只推我不知道，休要怠慢了他，凡事奉他些儿。如今好容易撰钱，怎么赶的这个道路！”老婆笑道：“贼强人，倒路死的！你倒会吃自在饭儿，你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！”两个又笑了一回，打发他吃了晚饭，夫妻收拾歇下。到天明，韩

道国宅里讨了钥匙，开铺子去了；与了老冯一两银子谢他，俱不必细说。

一日，西门庆同夏提刑衙门回来。夏提刑见西门庆骑着一匹高头点子青马，问道：“长官，那匹白马怎的不骑，又换了这匹马？倒好一匹马，不知口里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那马在家歇他两日儿。这马是昨日东京翟云峰亲家送来的，是西夏刘参将送他的。口里才四个牙儿。脚程紧慢多有他的。只是有些毛病儿，快护槽〔六〕蹉蹬。初时着了路上走，把膘息跌了许多，这两日才吃的好些儿了。”夏提刑道：“这马甚是会行，只好长骑着每日蹉街道儿罢了，不可走远了他。论起在咱这里，也值七八十两银子。我学生骑的那马，昨日又腐了。今早来衙门里来，旋拿帖儿问舍亲借了这匹马骑来了，甚是不方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不打紧，长官没马，我家中还有一匹黄马，送与长官罢。”夏提刑举手道：“长官下顾，学生奉价过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不须计较。学生到家，就差人送来。”两个走到西街口上，西门庆举手分路来家。到家，就使玳安把马送去。夏提刑见了大喜，赏了玳安一两银子，与了回帖儿，说：“多上覆，明日到衙门里面谢。”

过了两月，乃是十月中旬时分。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，叫了两名小优儿，请西门庆一叙，以酬送马之情。西门庆家中吃了午饭，理了些事务，往夏提刑家饮酒。原来夏提刑备办一席齐整酒肴，只为西门庆一人而设。见了他来，不胜欢喜，降阶迎接，至厅上叙礼。西门庆道：“如何长官这等费心？”夏提刑道：“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，闲中屈执事一叙，再不敢请〔七〕他客。”于是见毕礼数，宽去衣服，分宾主而坐。茶罢着棋，就席饮酒叙谈，两

个小优儿在旁弹唱。正是：得多少金尊进酒浮香蚁，象板催筝唱鹧鸪。

不说西门庆在夏提刑家饮酒，单表潘金莲见西门庆许多时不进他房里来，每日翡翠衾寒，芙蓉帐冷。那一日把角门儿开着，在房内银灯高点，靠定帏屏，弹弄琵琶，等到二三更，便使春梅瞧数次，不见动静。正是：银筝夜久殷勤弄，寂寞空房不忍弹。取过琵琶，横在膝上，低低弹了个《二犯江儿水》，以遣其闷。在床上和衣儿又睡不着，不免

“闷把帏屏来靠，和衣强睡倒。”

猛听的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，只道西门庆来到，敲的门环儿响，连忙使春梅去瞧。春梅回道〔八〕：“娘错了，是外边风起落雪了。”妇人于是弹唱道：

“听风声嘹唳，雪洒窗寮，任冰花片片飘。”

一回儿灯昏香尽，心里欲待去剔续，见西门庆不来，又意儿懒的动旦了。唱道：

“懒把宝灯挑，慵将香篆烧。（只是捱一日似三秋，盼一夜如半夏。）捱过今宵，怕到明朝。细寻思，这烦恼何日是了？（暗想负心贼当初说的话儿，心中由不的我伤情儿。）想起来，今夜里心儿内焦，悞了我青春年少。（谁想你弄的我三不归，四捕儿，着他）你撇的人，有上稍来没下稍。”

且说西门庆，约一更时分，从夏提刑家吃了酒归来。一路天气阴晦，空中半雨半雪下来，落在衣服上多化了。不免打马来家，小厮打着灯笼，就不到后边，径往李瓶儿房来。李瓶儿迎着，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。西门庆穿着青绒狮子补子，坐马白绫

袄子，忠靖段巾，皂靴棕套，貂鼠风领。李瓶儿替他接了衣服，止穿绫敞衣，坐在床上，就问：“哥儿睡了不曾？”李瓶儿道：“小官儿顽了这回，方睡下了。”西门庆分付：“叫孩儿睡罢，休要沉动着，只怕唬醒他。”迎春于是拿茶来吃了。李瓶儿问：“今日吃酒来的早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夏龙溪还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马，今日全为我费心，治了一席酒请我，又叫了两个小优儿。和他坐了这一回，见天气下雪，来家早些。”李瓶儿道：“你吃酒，教丫头筛酒来你吃。大雪里来家，只怕冷哩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还有那葡萄酒，你筛来我吃。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，我嫌他馥香馥气的，我没大好生吃。”于是迎春放下桌儿，就是几碟腌鸡儿嘎饭、细巧果菜之类。李瓶儿拿杌儿在旁边坐下。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儿。

这里两个吃酒，潘金莲在那边屋里冷清清，独自一个儿坐在床上，怀抱着琵琶，桌上灯昏烛暗。待要睡了，又恐怕西门庆一时来；待要不睡，又是那盹困，又是寒冷。不免除去冠儿，乱挽乌云，把帐儿放下半边来，拥衾而坐。正是：

倦倚绣床愁懒睡，低垂锦帐绣衾空。

早知薄幸轻抛弃〔九〕，辜负奴家一片心。

又唱道：

“懊恨薄情轻弃，离愁闲自恼。”

又唤春梅过来，“你去外边再瞧瞧，你爹来了没有，快来回我话。”那春梅走去，良久回来，说道：“娘还认爹没来哩，爹来家不耐烦了，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！”这妇人不听罢了，听了如同心上戳上几把刀子一般，骂了几句负心贼，由不得扑簌簌眼中流下泪来。一径把那琵琶儿放得高高的，口中又唱道：

“论杀人好恕，情理难饶，负心的天鉴表！（好教我题起来，又是那疼他，又是那恨他。）心痒痛难搔〔一〇〕，愁怀闷自焦。（叫了声贼狠心的冤家，我比他何如？盐也是这般盐，醋也是这般醋。砖儿能厚？瓦儿能薄？你一旦弃旧怜新。）让了甜桃，去寻酸枣。（不合今日教你哄了。）奴将你这定盘星儿错认了。（合）想起来，心儿里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。你撇的人，有上稍来没下稍。”

为人莫作妇人身，百般苦乐由他人。

痴心老婆负心汉，悔莫当初错认真。

“常记的当初相聚，痴心儿望到老。（谁想今日他把心变了，把奴来一旦轻抛不理，正如那日）被云遮楚岫，水淹蓝桥，打拆开鸾凤交〔一一〕。（到如今当面对语，心隔千山，隔着一堵墙，咫尺不得相见。）心远路非遥，（意散了，如盐落水，如水落沙相似了。）情疏鱼雁杳。（空教我有情难控诉。）地厚天高，（空教我无梦到阳台。）梦断魂劳。俏冤家这其间心变了！（合）想起来，心儿里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。你撇的人，有上稍来无下稍。”

西门庆正在房中和李瓶儿吃酒，忽听见这边房里弹的琵琶之声，便问是谁弹琵琶。迎春答道：“是五娘在那边弹琵琶响。”李瓶儿道：“原来你五娘还没睡哩。绣春，你快去请你五娘来吃酒。你说，俺娘请哩。”那绣春去了。李瓶儿忙教迎春那边安下个坐儿，放个锤箸在面前。良久，绣春走来说：“五娘摘了头，不来哩。”李瓶儿道：“迎春，你再去请你五娘去。你说，娘和爹请五娘哩。”不多时，迎春来说：“五娘把角门儿关了，说吹了灯，睡下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休要信他小淫妇儿，等我和你两个拉他去，务要把他拉了来，咱和他下盘棋耍子。”于是和李瓶儿同来打他角门。

打了半日，春梅把角门子开了。西门庆拉着李瓶儿进入他房中，只见妇人坐在帐上，琵琶放在旁边。西门庆道：“怪小淫妇儿，怎的两三转请着你不去？”金莲坐在床上〔一二〕，纹丝儿不动，把脸儿沉着，半日说道：“那没时运的人儿，丢在这冷屋里，随我自生儿由活的，又来揪采我怎的？没的空费了你这个心，留着别处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怪奴才，八十岁妈妈没牙，有那些唇说的！李大姐那边请你和他下盘棋儿，只顾等你不去了。”李瓶儿道：“姐姐，可不怎的。我那屋里摆下棋子了，咱每闲着下一盘儿，赌杯酒吃。”金莲道：“李大姐，你每自去。我摘了头，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烦，我如今睡也。比不的你每心宽闲散。我这两日，只有口游气儿，黄汤淡水谁尝着来？我成日睁着脸儿过日子哩！”西门庆道：“怪奴才，你好好儿的，怎的不好？你若心内不自在，早对我说，我好请太医来看你。”金莲道：“你不信，教春梅拿过我的镜子来，等我瞧。这两日，瘦的相个人模样哩！”春梅把镜子真个递在妇人手里，灯下观看。正是：

羞对菱花拭粉妆，为郎憔悴减容光。

闭门不顾闲风月，任您梅花自主张。

“羞把菱花来照，蛾眉懒去扫。暗消磨了精神，折损了丰标，瘦伶仃不甚好。”

西门庆拿过镜子也照了照，说道：“我怎么不瘦？”金莲道：“拿什么比的你！每日碗酒块肉，吃的肥胖胖的，专一只奈何人。”被西门庆不由分说，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，搂过脖子〔一三〕来就亲了个嘴，舒手被里，摸见他还没脱衣裳，两只手齐插在他腰里去，说道：“我的儿，真个瘦了些。”金莲道：“怪行货子，好冷手，

冰的人慌！莫不我哄了你不成？”正是：

“香褪了海棠娇，衣褪了杨柳腰。”

说着〔一四〕，顺着〔一五〕香腮抛下珠泪来，“我的苦恼谁人知道，眼泪打肚里流罢了。”

“闷闷〔一六〕无聊，攘攘劳劳。泪珠儿到今滴尽了。（合）想起来，心里乱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。撇的人来，有上稍来落下稍。”

乱了一回，西门庆还把他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儿房内，下了一盘棋，吃了一回酒。临起身，李瓶儿见他这等脸酸，把西门庆掙掙过他这边歇了。正是：得多少腰瘦故知闲事恼，泪痕只为别情浓。有诗为证：

自从别后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。

亏杀瓶儿成好事，得教巫女会襄王。

毕竟未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校记

〔一〕“怒”字原夺，从崇本补。

〔二〕“菜”字原夺，从崇本补。

〔三〕“撵我”，原作“连我”，径改。崇本删二字。

〔四〕“通”，原作“道”，径改。崇本作“都”。

〔五〕“影也再不敢上妇人门缠搅了”，原本夺“也”字，“搅”作“提”，从崇本改。

〔六〕“护槽”，原作“护糟”，崇本同，从张本改。

〔七〕“清”字原夺，从崇本补。

〔八〕“春梅回道”，原作“他回头”，从崇本改。

第 三 十 八 回

〔九〕“抛弃”，原作“攘弃”，从崇本改。

〔一〇〕“搔”，原作“扫”，从崇本改。《词林摘艳》卷一《二犯江儿水》作“揉”。

〔一一〕“交”，原作“走”，从《词林摘艳》卷一《二犯江儿水》改。

〔一二〕“上”字原夺，从崇本补。

〔一三〕“脖子”，原作“膊子”，从崇本改。

〔一四〕“说着”，原作“说道”，参酌文意改。

〔一五〕“顺着”，原作“我着”，参酌文意改。

〔一六〕“闷闷”，原作“闷下”，从《词林摘艳》卷一《二犯江儿水》改。

第三十九回

西门庆玉皇庙打醮 吴月娘听尼僧说经

汉武清斋夜筑坛，自斟明水醮仙官。

殿前玉女移香案，云际金人捧露盘。

绛节几时还入梦？碧桃何处更骖鸾？

茂陵烟雨埋弓剑，石马无声蔓草寒。

话说当日西门庆在潘金莲房中歇了一夜。那妇人恨不的钻入他腹中，在枕畔千般贴恋，万种牢笼，泪搵鲛绡，语言温顺，实指望买住汉子心。不料西门庆外边又刮刺上了韩道国老婆王六儿，替他狮子街石桥东边，使了一百廿两银子，买了一所门面两间、倒底四层房屋居住。除了过道，第二层间半客位；第三层除了半间供养佛像祖先，一间做住房，里面依旧厢着炕床，对面又是烧煤火炕，收拾糊的干净；第四层除了一间厨房，半间盛煤炭，后边还有一块做坑厕。俱不必细说。

自从搬过来，那左近街坊邻舍，都知他是西门庆伙计；又见他穿着一套儿齐整绢帛衣服，在街上摇摆；他老婆常插戴的头上黄晃晃，打扮模样，在门前站立。这等行景，不敢怠慢，都送茶盒与他，又出人情庆贺。那中等人家，称他做韩大哥、韩大嫂；以下者，赶着以叔婶呼之。西门庆但来他家，韩道国就在铺子里上宿，教老婆陪他自在顽耍。朝来暮往，街坊人家也多知道这件事，惧

怕西门庆有钱有势，谁敢惹他。见一月之间，西门庆也来行走三四次，与王六儿打的一似火炭般热，穿着器用的，比前日不同。

看看腊月时分，西门庆在家乱着送东京并府、县、军卫、本卫衙门中节礼。有玉皇庙吴道官，使徒弟送了四盒礼物：一盒肉、一盒银鱼、两盒果馅蒸酥，并天地疏、新春符、谢灶诰。西门庆正在上房吃饭，玳安儿拿进帖来，上写着：“玉皇庙小道吴宗嘉顿首拜。”西门庆揭开盒儿看了，说道：“出家人，又教他费心，送这厚礼来。”分付玳安，连忙教书童儿封一两银子，拿回帖与他。月娘在旁因话题起：“一个出家人，你要便年头节尾〔一〕常受他的礼，倒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儿时，你说许了多少愿醮，就教他打了罢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早是你题起来！我许下一百廿分醮，我就忘死了。”月娘道：“原来你这个大诳答子货！谁家愿心是忘记的？你便有口无心许下，神明都记着。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，原来都这愿心压的他。此是你干的营生！”西门庆道：“既恁说，正月里就把这醮愿在吴道官这庙里还了罢。”月娘道：“昨日李大姐说，这孩子有些病痛儿的，要问那里讨个外名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又往那里讨外名，就寄名在吴道官这庙里罢。”因问玳安：“他庙里有谁在这里？”玳安道：“是他第二个徒弟应春跟了礼来。”

西门庆一面走出外边来，那应春儿连忙跨马磕头，说：“家师父多拜上老爹，没什么孝顺，使小徒来送这天地疏，并些微礼儿，与老爹赏人。”西门庆止还了半礼，说道：“多谢你师父厚礼。”让他坐。说道：“小道怎么敢坐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坐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那道士头戴小帽，身穿青布直裰，下边履鞋净袜，谦逊数次，方才把椅儿挪到旁边〔二〕坐下，问道〔三〕：“老爹有甚钧语分付？”

西门庆道：“正月里，我有些醮愿，要烦你师父替我还还儿，在你本院。也是那日，就送小儿寄名。不知你师父闲不闲？”徒弟连忙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老爹分付，随问有甚人家经事，不敢应承。请问老爹，订在正月几时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就订在初九，爷旦日那个日子罢。”徒弟道：“此日正是〔四〕天诞。《玉匣记》上我请律爷交庆，五福骈臻，修斋建醮甚好。那日开大殿与老爹铺坛。请问老爹，多少醮款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也是今岁七月，为生小儿，许了一百廿分清醮。一向不得个心净，趁着正月里还了罢。就把小儿送与你师父，向三宝座下讨个外名。”徒弟又问：“请问那日延请多少道众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教你师父请十六众罢。”说毕，左右放桌儿待茶。先封十五两经钱，另外又封了一两酬答他的节礼，又说：“道众的衬施，你师父不消备办，我这里连阡张香烛一事带去。”喜欢的道士屁滚尿流，临出门，谢了又谢，磕了头儿又磕。

到正月初八日，先使玳安儿送了一石白米、一担阡张、十斤官烛、五斤沉檀马牙香、十二匹生眼布做衬施，又送了一对京段、两坛南酒、四只鲜鹅、四只鲜鸡、一对豚蹄、一脚羊肉、十两银子，与官哥儿寄名之礼。西门庆预先发帖儿，请下吴大舅、花大舅、应伯爵、谢希大四位相陪。陈经济骑头口，先到庙中替西门庆瞻拜。

到初九日，西门庆也没往衙中去，绝早冠带，骑大白马，仆从跟随，前呼后拥，竟出〔五〕东门，往玉皇庙来。远远望见结彩的宝旛，过街榜棚。进约不上五里之地，就是玉皇庙。至山门前下马，睁眼观看，果然好座庙宇，天宫般盖造。但见：

青松郁郁，翠柏森森。金钉朱户，玉桥低影轩宫；碧瓦雕檐，绣幕高悬宝槛。七间大殿，中悬敕额金书；两庑长廊，